



宋风遗韵 □吴钧

宋朝宰相的权力

与宋代士大夫的“虚君”思想互为表里的是“实相”的政体结构。君主既然“垂拱而治”,那么国家应该由谁来治理呢?宋人认为,宰相。用程颐的话来说,“天下治乱系宰相”。六百年后,程子的这句话还引来乾隆的猛烈批判:“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乎?使为人君者,但深居高处,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幸而所用若韩(韩琦)、范(范仲淹),犹不免有上殿之相争;设不幸而所用若王(王安石)、吕(吕惠卿),天下岂有不乱者?此不可也。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

不过在宋代,“天下治乱系宰相”则是士大夫的共识。试举几例:

苏辙说:“臣闻宰相之任,所以镇抚中外,安靖朝廷,使百官皆得任职,赏罚各当其实,人主垂拱无为,以享承平之福,此真宰相职也。”

罗从彦说:君主“除礼乐征伐大事之外,其余细务,责成左右”。

胡安国说:“人主之职在论相而已。”

陈傅良说:“人主之职论一相,一相之职论百官。”

在宋代士大夫心目中,一个优良的政体结构应该是这样的:政权归于君主,治理权归于宰相,用宋人的话来说:“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君主的权责是任命宰相(论一相),宰相的权责是组阁(论百官),治理天下。君主与宰相“各有职业,不可相侵”,君主若是侵夺宰相之职权,则属违制,将受到群臣抗议:“今百司各得守其职,而陛下奈何侵之乎?”

当然在宋朝,所有的诏书都以君主的名义发出。那么宰相的执政权力体

诗话亭 □陈大新

翻思朝市醉醺醺

唐代诗人张祜有《题润州金山寺》一诗云:“一宿金山寺,超然离世群。僧归夜船月,龙出晓堂云。树色中流见,钟声两岸闻。翻思在朝市,终日醉醺醺。”润州,今江苏镇江。这首诗就像当年崔颢《黄鹤楼》一样,很有一段时间,令后人搁笔,不再题诗上头。直到晚唐,方有孙鲂和之云:“万古波心寺,金山名目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尘。过槽妨僧定,惊涛溅佛身。谁言张处士,题后更无人。”时人号为绝唱。

张祜在江南繁华之地有过一段醉生梦死的日子,如其《到广陵》所述:“一年江海恣狂游,夜宿倡家晓上楼。嗜酒几曾群众小,为文多是讽诸侯。逢人说剑三褰臂,对镜吟诗一掉头。今日更来憔悴意,不堪风月满扬州。”这一日,他来到江南有名的镇江东晋古刹金山寺,在静静的寺院中宿夜,忽生超然出尘之感,《题润州金山寺》就这样写了出来。“一宿金山寺,超然离世群”:起笔点题。中间两联写景,属对极工:“僧归夜船月,龙出晓堂云。树色中流见,钟声两岸闻。”“龙出”,形容僧堂云烟缭绕,如同有龙出入其上,十分形象生动。结尾是反思过往:“翻思在朝市,终日醉醺醺。”在金山寺宿了一晚上,竟生出隔世的感觉,古寺境地与喧嚣的朝市实有天壤之别,令诗人感慨不已。

张祜,字承吉,小名冬瓜,生卒年不详,约生活于中晚唐之交,南阳(今河南人),寓居苏州,晚居丹阳(今属江苏),早年浪迹江湖,曾面谒白居易,大和中,为令狐楚所荐,却未得朝堂赏识,一生以处士而终,颇获诗名。让张祜出名的是他在穆宗元和年间所作的《宫词》,其中一首云:“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杜牧赞曰:“可怜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据称,这首《宫词》传入宫中,唐武宗病重,服侍一旁的孟才人请为皇上歌一曲,唱至“一声何满子”,竟气亟肠断而亡。张祜曾与吴楚狂生崔钰一起恣游江海,出入青楼,故有薄幸之名。然而张祜亦有尚侠的一面,乐与人抵掌谈兵,还曾

古风杂记 □张清宏

靖康之耻,宋室南迁,定都杭州(当时称为临安)后,人文会聚,商贾辐臻,百艺咸集,杭州成了当时经济文化的中心和弈棋活动的中心。

南宋都城杭州弈棋活动极为活跃,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弈棋活动盛行于社会各个阶层,并以消遣为主要目的;二是棋类项目众多;三是涌现出了一批专业或业余高手。

南宋历朝皇帝多喜围棋,尤以高宗赵构和孝宗赵育为最。宫廷中,专门设有棋待诏一职。周密

现在哪里呢?首先,诏书的起草,原则上都需经宰相所辖的中书舍人之手,诏书表达的通常就是政府的意见,皇帝只是照例批准而已。更重要的是,一道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诏书,必须有宰相的副署,才得以成为朝廷的正式政令。诏书若无宰相之副署,则不具备法律效力,用宋人的话来说:“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北宋初,曾因为找不到宰相副署,太祖皇帝差点连个任命状都签发不了。

我觉得,“虚君实相”应该是宋人所能设想到的最优政体了。宋人比任何时代的士人都更加自觉地强调“天下为公,选贤与(举)能”。“公天下”是尧舜禹时代的政制,那时候天子是由选举产生的(禅让也是一种选举),此即所谓“选贤与能”。可是大禹之子破坏了禅让制,天子从此世袭。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保持“天下为公”的政权性质吗?还能够维持“选贤与能”的治理格局吗?儒家想出来的替代方案便是“虚君实相”。君主作为主权象征,不妨世袭罔替;宰相负责国家治理,则当选贤与(举)能。这里的“选举”,自然并非现代的票选,但宰相毕竟由开放性的选举产生(科举也是选举)。

宋人确实是从“公天下”的角度去理解“虚君实相”的。南宋末,刘黻上疏度宗:“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私也。”

后世朱元璋废相,皇帝兼任政府首脑,开创君主独裁的制度性基础。“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的治理结构不复存在。明末黄宗羲目睹皇权专制之祸乱,心有戚戚焉,在他的《明夷待访录·置相篇》中,一开头便宣布:“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

从军塞北,有立功封侯之愿,其《塞下曲》云:“二十逐骠姚,分兵远戍辽。雪迷经塞夜,冰壮渡河朝。捉放雕难下,生骑马未调。小儒何足问,看取剑横腰。”但看上去从军未久,放雕、骑马皆不熟练,也只是过上一把“剑横腰”的瘾罢了。

张祜也曾有过极好的进身机会,元和、长庆之际,名公令狐楚荐了张祜诗三百首,进呈朝廷,上表推荐,说张祜“研几甚苦”“风格罕及”。张祜也从扬州赴西安听候消息。宪宗览诗后征询时为宰相的元稹意见,元稹以为:“张祜雕虫小巧,壮夫不为,若奖激太过,恐变陛下风教。”宪宗颇为以为然,遂不用张祜。这是一段有名的诗坛公案,元稹不喜欢张祜原因复杂,首先,元稹甚恶令狐楚,对他所推荐的人,自然没有好感。再者,元稹、白居易都主张诗歌讽兴当时之事,强调有为而作、有所寄托,跳出自然山水、个人喜怒哀乐的小圈子,反映社会现实,这是元、白的诗歌审美标准,有其积极意义,但亦不免偏狹之处,不能兼容并包。

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张祜前往拜谒,希望举荐他为解元,恰有诗人徐凝从富春江而来,也求为解元。白居易让二人斗诗。张祜举出《题润州金山寺》中的“树色中流见,钟声两岸闻”;徐凝则出句云:“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白居易以为后者更佳。杜牧曾为张祜不平,在其《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一诗中 说:“随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

仕进之路阻塞,人到中年的张祜游历各地,题咏名胜古寺,时与杜牧、许浑、沈亚之等诗坛朋友诗酒往还。在游历中,他发现丹阳曲阿是个好地方,风光秀丽,民风古朴,有南朝遗韵。于是择其地而居。晚年,读老庄书,每与邻乡老聊天、赏花、品茗、饮酒,几个儿子跟在身边。但其闲适中亦时露不平之色,在《江南杂题》诗中有“幽栖日无事,痛饮读离骚”之句。

张祜的诗流转自然,具雄博之气,陆龟蒙称他“稍窥建安风骨”。

南宋杭州的弈棋

《武林旧事》就有几处有关他们令棋童和棋待诏下棋的记载,如淳熙八年(1181)正月元日,宋孝宗待候太上皇赵构于楞木堂香阁内说话,“宣押棋待诏并小说人孙奇等十四人下棋两局,各赐银绢”。在他们眼里,围棋是宴游享乐的需要,也是粉饰升平、点缀繁荣的需要。因此,他们竭力搜罗半壁江山的围棋人才供奉于内廷,棋待诏最多时,竟达15人之多(包括象棋)。

由于皇帝的倡导,都城杭州的官僚士大夫们也纷纷以此为嗜好,一时善棋者迭出,如陆九渊、文天祥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自号存斋,人称象山先生,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少即好棋。传说他悟得棋局犹如河图,因而棋艺大进。陆九渊是在杭州市肆上通过认真观棋而迅速成为弈棋高手的。据罗大经《鹤林玉露》记载:“陆象山少年时,常坐临安市肆观棋。如是者累日,棋工曰:‘官人日日来看,必是高手,愿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后却来,乃买棋局一副,归而悬之室中。卧而仰视之者两日,忽悟曰:‘此《河图》数也。’遂往与棋工对,棋工连负二局。乃起谢曰:‘某是临安第一手棋,凡来着者,皆饶一先。今官人之棋,反饶得某一先,天下无敌手矣。’象山笑而去。其聪明过人如此。其子弟每喜令其着棋。尝与包敏道书云:‘制子初时与春弟颇不能及,今年反出春弟之下,近旬日棋又甚进,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皆在其精神之盛衰耳。’”

文天祥(1236~1283),字履善,一字宋瑞,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皇祐进士,官至右丞相,爱好围棋,也嗜好象棋。据《宋史·忠义传》记载:“刘沐,字渊伯,庐陵人,文天祥乡曲,少相狎昵。天祥好弈,与沐对弈,穷思忘日夜以为常。”“忘日夜以为常”,可见他棋瘾相当大。更为奇特的是,他夏天在溪中洗浴,竟与棋友“于水面以意为枰,行弈决胜负”。他下棋意趣高雅,有“闲云舒卷无声画,醉石敲推一色棋”“扫残竹径随人坐,凿破苔矶到处棋”等吟咏。当时天下纷乱,政局堪忧,他感慨:“纷纷玄白方龙战,世事从他一局棋。”元兵南下后,文天祥毅然率兵抗元。他被俘后,被拘禁四年之

闲话斋 □张蓬云

久。在漫长的监禁生活中,除了读书写作,继续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外,仍然经常下棋。文天祥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享名千载,而他在狱中置生死于度外,手谈不辍,也给棋坛增添了壮人行色、令人自豪的光彩。

南宋杭州的都市生活更为繁荣,弈棋活动除保留北宋的一些习惯外又有新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茶肆的围棋活动上。南宋茶肆生意十分兴旺,各色人等都爱在此聚会。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大凡茶楼,多有富室子弟诸司下直人等会聚……又有茶肆专是五奴打聚处,亦有诸行借工卖伎人会聚……又中瓦内王妈妈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大街车儿茶肆、蒋检阅茶肆,皆士大夫朋期约友会聚之处。”茶肆中每置棋设局,供茶客们对弈消闲取乐。洪皓《松漠纪闻》记载:“燕京茶肆设双陆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棋具也。”此书是洪皓出使金国后回来所作。他对比了北方和南方杭州茶肆的习俗,发现南方杭州茶肆盛行围棋(可能也有象棋),而北



《高士弈棋》图

红豆不是豆

唐朝著名诗人王维的《相思》几乎人人会背:“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它是古今以来被赞为爱情诗的绝唱而流传不衰。但诗中提到的“红豆”,常被人意解。诗中的“红豆”那可不是我们煮着吃的红豆,这个豆是树上结的,其树叫海红豆,是一种高大的乔木,也叫“相思格”或是“相思树”,可生长百年以上。在东南亚、印度、斯里兰卡及我国的广东、广西、云南都有它的身影。因此,诗人才说“红豆生南国”。它树高叶小,其叶如槐;花小,有白色或淡黄色。果荚秋天成熟,形弯曲旋卷似皂荚,半红半

古韵吟吟 □汪金友

宋代俞文豹的《清夜录》中,记载了苏麟讨官的故事:“范文正公镇钱唐,兵官皆被荐,独巡检苏麟不见录,乃献诗云:‘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公即荐之。”

这也是成语“近水楼台”的由来。范仲淹62岁时被任命为杭州知州,到任不久,就把周围的文武官员都提拔了。唯有一个叫苏麟的巡检,职务没有变动。苏麟着急,思想想去,觉得自己没有得到提拔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经常下乡,远离了范仲淹的视线。于是他写了一首诗,送给范仲淹,其中就有这样两句:“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

聪明的范仲淹很快就明白了:离自己近的人都得到了提拔,离自己远的人却被疏忽和忘记,这实在是失公允。过了几天,就把苏麟提拔到一个重要的岗位。

黑。荚内有直径2至3毫米种子似豆,鲜红发亮,结实如豆,名叫“相思子”或“孔雀豆”,可嵌首饰,亦可独立成串,如手串、项链。

古印度曾以海红豆镶嵌于戒指或耳环之上,赠送心爱之人,珍贵如金银。或情侣间以镶嵌红豆之饰物互赠,视为信物。在我国古时,传说南方有一女子,因丈夫死于边地,抱村头海红豆树痛哭多日,泪如豆滴滴树下而死,感动满树果实鲜红而坚,因此又称“相思豆”,为人珍惜。

当然,王维诗中的“红豆”并非只写男女情缘的珍惜,更多的是对朋友的想念:我想着你,并希望你

古人的“求官诗”

相比之下,唐代的孟浩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孟浩然满腹诗书,却屡试不中。为了讨个一官半职,他专门写了一首诗送给当朝丞相张九龄:“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其中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希望得到张九龄的举荐。

可能是张九龄身边跑官要官的人太多了,根本没有把孟浩然的诗放在眼里,看过了就扔了。后来在好友王维的引荐下,孟浩然终于得到一个见唐玄宗的机会。唐玄宗让他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他竟然说:“才不材自弃,多病故人疏。”唐玄宗心中十分不快:你的意思,是我不能发现人才呀。手一挥,就把孟浩然赶出去了。

白居易进城求官,也是拿着自己的诗去的,他去拜访京城名士顾况。顾况看到名帖上的“白居易”三个字,就皱着

方则盛行双陆。

南宋杭州的平民百姓,特别是僧人、道士、妓女等由于闲暇时间较多或职业需要,也大多喜欢下棋,有的甚至还精通棋道。而一些有闲阶层的少妇少女们更把下棋作为他们日常生活中消愁解闷的一种娱乐手段,如南宋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就是其中之一,她通晓各种博戏,居住在杭州期间曾作有《打马图经》,流传至今。她打马用的便是象棋盘,与现在的一般无二。

在这种炽热的社会氛围下,一种专门以陪伴富贵人家子弟下棋等为职业的阶层在南宋杭州应运而生,这就是《梦粱录》中所说的“闲人”。第一等者必须能文、知书、写字、下棋及善音乐。“又有讲古论今,吟诗和曲、围棋抚琴、投壶打马、撒竹写兰,名曰食客。”

南宋都城杭州的棋类项目甚多,主要有象棋、围棋、双陆等。这些棋类在唐末五代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围棋在唐代就已经得到了重大的发展,成为一门高雅深湛的艺术。

国学小知识

什么是干支纪年

干支是天干、地支的简称。天干有十,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有十二,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古人把十天干十二地支依次排列组合,成为六十个不同的单位,六十轮一遍,第六十个单位以上,又轮到第一个单位,周而复始。因甲居十天干之首,子居十二地支之首,所以第一个单位是甲子,故称这个排列为六十甲子。其中干支名称,参差错综,故又称“花甲子”,后谓年满六十为“花甲”即由此而来。六十甲子的排列方法是把十天干、十二地支作为固定顺序的双数(偶数)配地支顺序的双数,则成为甲子、乙丑、丙寅……永远也不会出现甲丑、乙寅等搭配情况。我国使用干支纪年的历史十分悠久,在出土的商朝的甲骨文中有完整的六十甲子记录。

文渊听泉 □张天野

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长相思》算是一个“老字号”和“驰名商标”了。

说它是个老牌子,一点不差。其最早出处是《古诗十九首》:“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以股投漆中,谁能别离此?”诗情不露声色,信手拈来,把对爱人(或友人)的思念比喻成一端绮、合欢被,新奇而有趣。

由此,《长相思》成了乐府诗里的一个“品牌”。汉魏南北朝许多诗人都创作过《长相思》歌辞。昭明太子萧统云:“相思无终极,长夜起叹息。徒见貌婣娟,宁知心有忆。寸心无以因,愿附归飞翼。”陈后主曰:“长相思,久相忆,关山征伐何时极。望风云,绝音息,上林书不归,回文徒自织。羞将别后面,还似初相识。”有了太子、皇帝的“加持”,徐陵、陆琼、江总等诗人纷纷“加盟”,《长相思》做大做强,指日可待矣。

到了唐朝,《长相思》迎来了“春天”。李白创作了三首半《长相思》。之所以有半首,指的是《三五七言》。这首诗里有“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长相思兮长忆,短相思兮无穷极”,如将其命名为《长相思》也无不可。三首《长相思》第一首诗通过描写景色渲染气氛,抒写男女相思,似有寄意;第二首诗白描了思妇弹琴寄意、借曲传情、流泪断肠、望眼欲穿的情景,表现思妇对远征亲人的深情怀念;第三首诗以花和床为意象,赋予情感,抒发男主人公对心上人的思念。三首诗均有佳句,像“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渌水之波澜”“赵瑟初停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昔时横波目,今作流泪泉”等。

另一位《长相思》诗人是白居易。老白不仅写了《长相思》诗,还创立《长相思》词牌,使之绵延千年。白居易写的《长相思·水水流》云:“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长相思》创立后,很快成了词牌里的“明星”,许多著名词人加入“粉丝群”,像冯延巳、李后主、林逋、晏殊、晏几道、欧阳修、万俟卽、周邦彦、陆游、刘克庄、刘基、张煌言、纳兰性德等。这份名单很长,再加上前面提到的诗人,大概能顶半部古代文学史了。

为什么这么多诗人钟情《长相思》这个题目呢?以笔者想来,爱情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情感,这一点诗人们应该大多认同,这就无怪乎他们会用最优美的笔触来描绘心目中圣洁的爱情了。诸君以为然否?

郎。虎头食肉无不可,鼠目求官空自忙。”如果鼠目寸光,再拜官求官,也是空忙一场。

再如元代刘庭信的《感皇恩》:“口则说应举求官,多因是买笑追欢。”嘴上说“应举求官”,实际为“买笑追欢”。一旦登上官位,早忘了百姓黎民。

还有唐代王建的《寄韦谏议》:“百年看似暂时间,头白求官亦未闲。”已经满头白发,还在孜孜求官。何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还有清代顾炎武的《大行哀诗》:“世值颓风运,人多比德崩。求官逢硕鼠,取将失机鹰。”如果求官遇到了硕鼠,那就麻烦了。买官卖官,寝食难安。

当然,也有不愿做官的。比如元代的刘松就曾赋诗:“人言京国求官好,君独辞官事幽讨。西山白雪深于云,期子餐之以终老。”深山白雪,读书品茶,乐在其中。

几多《长相思》